

【青少年經典品讀 08】

談修養

Essays on Culture



我希望這本書能藉讀者的晶瑩的心靈，
如同浮雲藉晶瑩的潭水一般，
呈現一片燦爛的光影……

朱光潛◎著



青少年經典品讀 08

朱光潛／著

談修養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談修養 / 朱光潛 著；

--初版. --台北市：尼羅河. 2001[民 90]

面：公分. --（青少年經典品讀 08）

ISBN 957-0444-36-3 (精裝)

1. 修身 2. 青少年

192.13

90002144

青少年經典品讀 08

談修養

定價：230 元

著 者 朱光潛

編 輯 張慧茵

發 行 人 潘彥仰

文字編輯 張慧茵

封面設計 Claire

出 版 尼羅河書房

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4 弄 11 號 1 樓

Tel: (02)8369-2938 Fax: (02)2363-1063

總 經 銷 旭昇圖書有限公司

Tel: (02)2245-1480

Fax: (02)2245-1479

I S B N 957-0444-36-3

印 刷 鼎易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1 年 3 月 初版一刷

Print in Taiwan

（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）

寫在臺版「談修養」的前面

趙滋蕃

朱孟實先生的《談修養》，在民國三十年的《中央周刊》上跟讀者們見面時，被認為是一時絕唱。對抗戰時期青年們的影響，既深且遠。此書繼《給青年十二封信》之後問世，談做人的道理談得這麼平實，這麼親切，這麼胸襟遼闊，我真佩服他這枝生花妙筆。

朱先生治的是心理學，對克羅齊的美學，造詣甚深。此書共收勵志修身治學做人的短論二十篇。除第一篇〈一番語重心長的話〉為全書緒論外，其它十九篇



如〈談立志〉、〈朝抵抗力最大的途徑走〉、〈談青年的心理病態〉、〈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倫理觀〉、〈談處群〉、〈談惻隱之心〉、〈談羞惡之心〉、〈談冷靜〉、〈談學問〉、〈談讀書〉、〈談英雄崇拜〉、〈談交友〉、〈談性愛問題〉、〈談青年與戀愛結婚〉、〈談休息〉、〈談消遣〉、〈談體育〉、〈談價值意識〉以及〈談美感教育〉等，對人生世相的透視角度，掉換頻繁，且輻射面甚廣。然這一切以平實、剛健、沉著、親切的筆觸出之，條理清楚，勁道內斂，語語有歷練，句句有識見，所謂「不離日用常行內，直到先天未畫時」，非有朱先生這樣的工力，別人就不容易辦到。衡諸同類性質的講做人道理的書，三十四年來還沒有一人能超越它，不是沒有理由的。單就他的文章，簡樸之中有如此眾多的變化，用最少的字量，能表達如此豐富的内容，時下的作手，面對這些文章，就應當生精神的內省。

修養關乎認識的深淺，故才須學，學須靜，故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。修養也關乎氣質，故我國教育的最高理想，不是思想的組織力，而是變化氣質。人的完成、時代、環境、學養與遺傳，都要發生作用。這本《談修養》，就

在這四方面致力，它的看法是高遠的。

朱先生對人生的基本態度，用他自個兒的話來說：「歡喜冷靜、沉著、穩重、剛毅，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，尊重理性和意志，卻也不菲薄情感和想像」，這種中和的態度，本身就需要很高的修養。文如其人，能做到這一層，就不是很容易的事。

走筆及此，使我想起朱孟實先生的兩樁生活小事。他寫字好用毛筆。任何新毛筆到他手上，必剪掉毛筆尖，他愛禿筆寫文章，這是一絕。雖然他的毛筆字除拙樸筆意外，並無特別可取之處。他口齒遲鈍，剛毅而木訥，有中國讀書人的土味。但他那口倫敦腔的英語，卻不脫英國紳士氣度。若有人在日常談話中加插外國字，他必加指摘。這是另外一絕。也由此可見他很性格。今天我們來聽這位老實人的肺腑之言，我們得到的益處，定然要比那些肥肥胖胖的話有用得多。



我大體上喜歡冷靜、沉著、穩重、剛毅，

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，

尊崇理性和意志，

卻也不菲薄情感和想像……

我信賴我四十餘年的積蓄，

不向主義鑄造者舉債。



【目錄】

寫在台版《談修養》的前面	／ 001
自序	／ 011
一番語重心長的話	017
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	／ 027
談青年的心理病態	／ 041
談學問	／ 053
談讀書	／ 063
談立志	／ 073
談羞惡之心	／ 083





談處群（上）	／093
談處群（中）	／103
談處群（下）	／113
談惻隱之心	／127
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倫理觀	／139
談交友	／151
談冷靜	／161
談英雄崇拜	／173
談性愛問題	183
談青年與戀愛結婚	／195
談消遣	／203
談體育	／213
談休息	／223

談修養

.....

20 9 02

談價值意識	／ 233
談美感教育	／ 245



自序

十年前我替開明書店寫了一本小冊子，叫做《給青年十二封信》。那時候我還在歐洲讀書，自己還是一個青年，就個人在做人讀書各方面所得的感觸，寫成書信寄回給國內青年朋友們，與其說存心教訓，無甯說是談心。我原來沒有希望它能發生多大的影響，不料印行之後，它成為一種銷路最廣的書，裏面一部份文章被採入國文課本，許多中小學校把它列入課外讀物。上海廣州都發見這本書的盜印本，還有一位作者用「朱光潛」的名字印行一本《給青年十三封信》，前三四年在成都的書店裏還可以看到。我於是以「給青年十二封信」的作者見知於世，知我老者固多，罪我者亦復不少。這一切，我剛才說，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坦白地說，這樣出其不意地被人注視，我心裏很有些不愉快。那是一本不成熟的處女



作，不能表現我的成年的面目，而且掩蓋了後來我比較用心寫成的作品。尤其使我懊惱的是被人看作一個歡喜教訓人的人。我一向沒有自己能教訓人的錯覺，不過我對於實際人生問題愛思想，愛體驗，同時，我怕寂寞，我需要同情心，所以心裏有所感觸，便希望拿來和朋友談，以便彼此印證。我彷彿向一個夥伴說：「關於這一點，我是這樣想，你呢？」我希望看他點一個頭，或是指出另一個看法。假如我口齒伶俐，加上身邊常有可談的朋友，我就寧願對面傾心暢談，決不願寫文章。無如我生來口齒鈍，可談的朋友又不常在身邊，情感和思想需要發洩，於是就請讀者做想像的朋友，和他作筆談。我用「談」字毫不苟且，既是「談」就要誠懇親切。假如我的早年那本小冊子略有可取處，大概也就在此。

這是十年前的話。過去幾年中很有幾家書店和雜誌為著貪圖銷路，要求我再寫給青年的信那一類的文章，我心裏未嘗不想說話，卻極力拒絕這些引誘，因為做馮婦向來不是一件愜意的事。於今我畢竟為《中央周刊》破戒，也有一個緣故。從前在那部處女作裏所說的話很有些青年人人的稚氣，寫時不免為一時熱情所驅

遭，有失檢點，現在回想，頗有些羞愧。於今多吃了十年飯，多讀了幾部書，多接觸了一些人情世故，也多用了一些思考體驗，覺得舊話雖不必重提，漏洞卻須填補。因此，中央周刊約我寫稿，我就利用這個機會，陸續寫成這部小冊子中的二十來篇文章。其中也有幾篇是替旁的刊物寫的或沒有發表的，因為性質類似，也就把它們靠在一起。

讀者有人寫信問我：這些文章有沒有一個系統？有沒有一個中心思想？我回答說：在寫時我只隨便閒談，不曾想把它寫成一部教科書，並沒有預定的系統或中心思想。

不過它不能說是完全沒有系統。這些年來我在學校裏教書任職，和青年人接觸的機會多，關於修養的許多實際問題引起在這本小冊子裏所發表的一些感想。問題自身有些聯絡，我的感想也隨之有些聯絡。萬變不離宗，談來談去，都歸結到做人的道理。

它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中心思想。我的先天的資稟與後天的陶冶所組成的人



格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，我的每篇文章都是這有機體所放射的花花絮絮。我的個性就是這些文章的中心。如果向旁人檢討自己不是一椿罪過，我可以說：我大體上歡喜冷靜、沉著、穩重、剛毅，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，尊崇理性和意志，卻也不菲薄情感和想像，我的思想就抱著這個中心旋轉，我不另找玄學或形而上學的基礎。我信賴我的四十餘年的積蓄，不向主義鑄造者舉債。

這些文章大半在匆迫中寫成的。我每天要到校辦公、上課、開會、和同事同學們搬唇舌、寫信、預備功課。到晚來精疲力竭走回來，和妻子、女孩、女僕躋在一間臥室兼書房裏，談笑了一陣後，已是八九點鐘，家人都去睡了，我才開始做我的工作，看書或作文。這些文章就是這樣在深夜裏聽著妻女打呼鼾寫成的。因為體質素弱，精力不濟，每夜至多只能寫兩小時，所以每篇文章隨斷隨續，要兩三夜才寫成，運思的工夫還不在內。我雖然相當用心，文字終不免有些懈怠和草率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對自己頗不滿，同時也羨慕有閒暇著述的人們的幸福。

目前許多作者寫書，嘗自認想對建國萬年大業有所貢獻，搖一支筆桿，開一